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二十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八人倫部

教子

父教 母教
教姪見姪門

羣書要語

教誨爾子式穀以之小宛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則反矣傷矣夫子教我以三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妻下父詔其子兄詔其弟莊子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保數百卷書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无過讀書顏氏家訓詳見開闔子弟門禁童子之暴誑則師友之誡不如傳婢之拍揮止凡人之闕閱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同上

詩 夫孝從兒懶杜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訓坡小兒弄筆不能噴流壁書忽且賞勤劉禹錫閑來案上翻筆墨塗抹詩書如老鴉盧全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坡

古今事實

學詩孝禮以下係父教

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曰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孝詩乎對曰未也鯉退而孝詩又云云鯉退而孝禮陳元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教以義方

衛莊公之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蜡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隱三

教忠

晉懷公命无從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非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各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僖二十二不食示訓見祖孫門

教子一經

韋賢字長孺子玄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故語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齊柳世隆盛事墳典張緒曰觀君奉指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教誥

陳万年子咸教言事譏刺近臣万年病召咸戒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萬年大怒曰乃公教戒汝汝反不聽吾言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誥也万年乃不復言

戒子承家

鄭玄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令頗多於昔勤力務時无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尚可今吾寡恨

子各通經

鄧禹有十三男各命通一經 晉劉毅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 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

怒其驕傲

顏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父乎

屏風書誡

房元齡恐諸子驕侈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居家有法

柳公綽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日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皆皆定於中門之內

已肉子蔬

五代唐劉蕡父玘爲縣令蕡始就孝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蕡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尔欲之則勤孝以于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蕡力孝幸進士

戒子安分

文及元

三

韓忠憲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切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已今忝三公所持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也 唐介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无不爲桃李固未嘗與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亦自有命惟自勉而已

湘山錄

燕客索杖

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諾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无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

細務不卒可知吾在千里无所干預猶能知之尔叨冒廩祿何
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
以多貧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緝維絜絳緝皆宰相
維門下侍郎蘇氏家訓

教子母誑

司馬公云光五六歲弄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
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
訶曰小子何得謾語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授孝者曰從不
妄語入是也邵氏後錄

責子不貧見父子門

戒婢往來

丁彥輔云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媼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
富鄭公治家嚴肅有一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相往來望

門肅如也塵史

三徙擇鄰以下係母教

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於墓間為其事母曰此非吾所
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所
以處子也復徙舍孝官之傍其嬉戲乃設俎且揖遜進退母曰
此真可以居吾子遂居焉列女傳

買肉教信

孟子少時聞東家殺猪問母何為曰欲啖汝既而母悔曰吾常
教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
也乃買鄰猪肉以食之韓詩外傳

斷機勉孝

孟軻母三徙孟子孝而歸母問孝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
斷機曰子之廢孝若吾斷織孟子懼勤孝不息遂成名儒

不受魚鮓

吳孟仁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不受蚶鮓

陶侃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母封鮓及書責侃曰尔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壯猶捶撻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顏氏家訓

筭金易書

唐孟昌王弟翹智湛入朝位驍騎大將軍其子昭好孝有鸞翼書母顧筭中金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遂持易之

入仕欲貧

文后六

五

崔元暉為軍校負外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亥馭云兒子從官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吾聞貧資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今坐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特加修潔勿累吾此意也職官分紀

為訓甚嚴

呂萊公希哲字原明中國正獻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

不以事物經心而中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初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无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礼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与中國夫人教訓之嚴如此故公德器大異於人

秤槌投足

寇萊公非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夫人性嚴每不勝怒奉科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孝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記耶

杖碎金魚

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山其母馮夫人問汝與郡有何異教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燕談

聽客与語

張密孝望弟密省方母宋氏白之族也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輒於窻間聽之客与其子論文孝政事則為之設穀饌或閑話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孝未嘗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答之遂不復飲終身妹水

古今文集

雜著

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於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孝則

教子

顏之推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击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孩提師保固明仁孝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尔當及嬰孩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
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誠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亦
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排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然逮于
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
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古詩

責子

陶潛

白髮被兩鬢肌膏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
八懶惰故無匹以宣行志孝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
與七通子垂九齡且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
便謂淵明啗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耳又杜子美
詩陶潛遊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

子及云

七

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夫子美
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
議宗文宗武失孝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只可解也俗
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贈張籍

韓愈

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
出踉蹌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插
手版留君住聽食便立侍盤盞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筓拍渠
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
以肉貫串開袂露毫末自得高巉巖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縮
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感荷君子德况若乘朽棧召令吐所
記解摘了瑟澗顧視窓壁間親戚諺規齊喜氣排寒冬逼耳嗚
現皖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灑澗

符讀書城南

韓愈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
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孝之力資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孝所入遂
異間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
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
一龍一猪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
一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尔孝与不孝欤金璧雖重
室費用難貯儲李問藏之身之在則有餘君子与小人係以
母且不見公与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二公後寒飢出无驢文章
豈不貴經訓乃蓄畚黃潦无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
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孝時秋積雨零新凉入郊墟
灯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尔惜居諸恩義有相
奪作詩勸躊躇

唐文苑英華

事文類聚

八

王得臣塵史云王荆公集唐李杜韓吏部洎本朝歐陽
文忠公歌詩謂之四選集王莘樂道謂予曰然不取韓公
符讀書城南一篇何也予曰是篇大槩教子以取富貴宜
荆公之不取也且有子賢与馬何其掛懷抱淵明猶不免
子美之譏况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為然

寄男抱孫

盧仝

別來三得書之道違離父書題甚麗殺且喜見汝手殷十七又
報汝文頗新有別來纔經年榮盛未合斗當是汝母賢日夕加
訓誘尚書當畢功礼記速須剖唼囉兒讀書何異摧枯朽尋義
低作声便可養年壽莫奈村孝生氣強叫吼下孝偷工夫新
宅鋤藜莠乘凉勤奴婢園裏擗葱韭遠籬編榆棘近眼栽桃柳
引水灌竹中蒲池種蓮藕撈漉蛙蟻脚莫遣生蚪斗竹林吾最
惜新荀好看守万籜包龍兒攢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

如物宅錢都未還債利日厚籜龍正稱冤莫殺入汝口丁寧
囑託汝二活籜龍否殺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疑誤請
告咨問取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莫辜捕鳩鴿莫辜打雞狗
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頑發苦惱人汝母必不受任汝惱弟
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莫惱添丁郎淚子作
而垢莫引添丁郎添丁詩見愛子門赫赤日裏走添丁郎小小別吾來
久久脯二不得喫兄兄莫撻搜他日吾歸來家人若彈紉一百
放一下打汝九十九

律詩

遣興

杜甫

驥子好男兒前年李語時問人知客姓誦得老夫詩

示宗武名驥

杜甫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日從時

文石六

九

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
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聞龜兒詠詩

白居易

麟渠已解弄詩章搖膝支頤學二郎莫學二郎吟大苦纒羊四
十鬢如霜

愛子

知子

昧於知子並附

羣書要語

撫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養我恩斯勤斯勤
子之閔斯魯愛其子擇師而教之韓師說

詩句

驕兒不離膝畏我却復去杜得書報平安肥字如棲鴉黃

知子

知子莫若父昭十三

昧於知子

人莫知其子之惡大孝

古今事實

愛共叔段

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隱三

教以義方見教子門

人愛少子

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臣竊憐之願補黑衣之闕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見太子傳

老牛舐犢見喪子門

抱置膝上

王坦之字文度父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

不與講論

林道人詣謝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王夫人自壁後出云新婦一生所寄唯在此兒流涕抱兒以歸謝

文苑六

十一

公曰家嫂詞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世說

寵愛失教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官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鬻鼓云顏氏家訓

譽兒癖

王福時五子勸勸助勸皆以文顯嘗詫於韓彥思彥思戲之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知子可舉以下係知子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曰午也可

知子必敗

趙括少學兵法父奢不能詰然不謂善曰兵死地而括易言之趙王以括為將代廉頗閻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變及括將行母上書願王勿遣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

視子知貧 見誕子門

知子奢儉

范蠡至陶致貲鉅萬自謂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曰往視之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也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長子至則楚王怒論殺朱公子明日下敕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朱公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汝見吾貧古時重惜金所以卒殺汝弟如少弟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豈知財之從來吾欲遣少弟為能棄財也 史記

知子賢愚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千秋口對兵事盡地成圖無所忘失問禹禹不能記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

知子不能

薛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為彭城今宣過其縣心知惠不能案行舍中處置什物終不問惠以吏事

知子必富

石崇司徒苞之幼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慧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及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

知子能書 見字李門

知子所得

晉穆帝問顏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

知子必貴

唐王珪少與房杜善母李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

試與借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母大驚敕具酒食曰二客公輔才
汝貴不疑按杜甫送王冰詩則珪母杜氏非李氏也

不知子能文 以下係附於知子

陳思王植太祖常視其文曰汝情入耳植跪曰固當面試時建
鄴銅雀臺新成太祖將詣之登使各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
之

不為父所知

山簡濤之子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

遇以常比

謝惠連初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族兄靈運謂方明曰阿連
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

以豚犬畜

萬迴師神若愚癡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成役安西音胡馬

二十六卷六

十一

絕忽一日朝往夕返曰兄平善發書視之乃兄手迹其家以萬
里而迴故號萬迴 開天傳信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愛子致禍

人之愛子亦罕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後者自可賞愛頑
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
毋實為之趙王之戮父突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
兵亡可為明鑒顏氏家訓

古詩

示添丁

卷全

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慚愧瘴氣却憐我入我惟悴骨
中為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着滿樹花不知四体

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芝鴉
父憐母惜搥不得却生癡笑令人嗟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
進一椀茶氣力龍鐘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

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
髮闍人於腦後加釘焉人以爲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爲
之全處士於人無怨何爲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
月蝕一詩贈商人口意者群闍以此害之

北征

杜甫

况我墮胡塵及歸及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洶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
不鞮牀前兩小女補綻纒過懸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
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那无囊中帛救
汝寒凜標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擲
孝母无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鈿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
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
乱聒新婦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朝小德

黃魯直

中年孝兒子謾種老生涯孝語轉春鳥塗窻行暮鴉欲嗔王母
借稍慧女兒誇解著潛夫論不妨无外家

有子

不肖子附

羣書要語

子克家家卦幹父之蠱 裕父之蠱 蠱卦篤前人

成列洛誥克紹先烈罔命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裳

華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祭義良治之子
必孝為裘良弓之子必孝為箕案記稚子候門陶姆抱幼子立

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始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苕
其芽稱其家兒韓愈撰馬公墓誌

詩句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杜弱妻抱幼子出拜忘歎羞韓
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杜是時雁門兒紫蘭出其芽山谷歲
之生五之坡兒女嬉笑牽人衣李牽衣兒女遠太白扇枕郎君
煩阿香坡大兒踉蹌越門限小兒呶啞語繡帳坡如今莫問老
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坡

不肯子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獲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大誥其父析薪其子
弗肯負荷左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天選弗念厥紹抑行莫
醜於辱先司馬迂

古今事實

才子八人

五子居六

十一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五世傳一子

揚雄傳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它揚於蜀

各守一藝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

必興吾門

陳群為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門

當如仲謀

曹公攻濡須塢孫權拒之乘輕船入曹公軍還作鼓吹公見整
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吳志梁帝曰
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吾兒豚犬耳五代

荀氏八龍

荀淑有子八人謂之八龍

一不為少

梁陸瓊幼聰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
褚淵嘗謂任昉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
一不為少

頭角斬然

柳宗元少精敏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墓誌

令子

鄭餘慶子涵為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
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從斗登昂霄

高孝基見房元齡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也

事文后六

十五

恨不見其從身昂霄耳

西平有子見父子門

竇氏五龍見及第門

韓氏八龍

韓忠憲八子時以比荀氏八龍詳見教子門

不才子以下條不肖子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同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猜譖
庸回服讒鬼慝以誣盛德謂之窮奇顛帝氏有不才子不可訓
教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謂之搢
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實于四門流凶族投四

裔以禦魍魎左文

朱均不肖

堯之子不肖丹朱舜之子亦不肖商均

不辨菽麥

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曰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注且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

慧蓋世所謂癡左桓温第四子禕不辨菽麥本傳

怒其不敬

丙吉子顯少為諸節嘗從祀高廟至文牲乃使出取齊衣丞相

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

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不如交子

後漢太原王霸妻不知誰氏霸立高節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

事文類聚卷六

十六

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

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

能仰視霸目之有愧色客去卧不起妻怪其故霸曰吾與子伯

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貌甚光舉措有適我兒曹蓬髮歷齒未

知禮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

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初志而慙兒子乎霸岳起而笑

曰有是哉遂共隱遁終身

若豚犬耳見有子門

不識金錠

梁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慧王薨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錠問左右

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不肖敗家

覆試曳白並見關關子弟門

不隱子過

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悉舊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
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
其為人多欲而寡謹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
及聞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謂必見德而
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子不識字

韓昶退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為誤
悉改根字作銀字尚書故事

一賢一否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頌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嶠子迹曰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
兒

文苑方

十七

子心人患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為
魏州司功參軍貪暴人患焉遂毀其像

古今文集

古詩

徐卿二子歌見幼悟門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
由有書相慶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蘇子瞻

我以老牛鞭不動兩滑泥深四蹶重汝如黃犢走却來海闊山
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鄰無二仲他年汝曹笏滿
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拍擬腹笑空洞喜兒
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尚恐九十煩
珍從六子晨耕輦瓢出眾婦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

筆雖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遠照世糞土腐餘何足憂

贈山谷子

蘇子瞻

黃童三尺世無双筆頭袞袞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爲父平生嘔
強令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雨生子還如孫仲
謀豚犬護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拾得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
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它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
家無君當置酒吾當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雜著 係不肖子

不肖子三變

不肖子弟有二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第二變爲蠹魚
鬻書而食第三變爲人蟲謂賣婢而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此
變與言

人倫部

無子

喪子 立嗣並附

羣書要語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離婁老而無子曰獨梁惠下
內無讐門五尺之童 李密表

詩句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 韓

喪子

汝目汝面在吾眼旁 韓祭女祭文

詩句

傷心自嘆鳩巢拙長隨春雛養不成白慈淚隨心迸 曰

立嗣

螟蛉之子死而逢果羸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之矣 揚

古今事實

無憂

商瞿年老其母為取室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已而果然

老而無子

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子乎
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子自晚生

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
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並家語

不可無後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
曰生宣四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 成八不可
使恭叔無後於鄭 莊十六

若敖氏鬼 見諷子門

多女無男

齊人倉令溥于公無子有女无人有罪當行罵曰生女不生男
緩急非益其幼女緹縈自傷泣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
書奏文帝憐之除肉刑

無子改娶

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陵
穆子感之而作別鶴操韓文

無子依人

樓護字君卿故人呂公無子歸護之養之終身

伯道無兒

鄧攸字伯道後之勸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其
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
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當自絕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

一〇九文后十

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夕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
去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遭乱憶父母
姓名乃攸之甥也素行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无嗣
時人哀之為之語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贊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
何至預加徽墨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
卒以絕嗣宜其勿謂天道無知乃有知矣

喪子喪明以下係喪子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爾子而喪其明爾
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

子死不憂

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
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與向日無子同吾何憂焉列子

老牛舐犢

後漢王彪位至大尉彪見漢祚將終稱脚纏不復行積十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答曰悔無日蟬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鍾情幼子

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動

恨其死晚

郝超字嘉賓將上出其所以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赦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子死已晚矣乃不復念

子文七

三

天下痛心

王愆期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况慈父乎世說

不忍開篋

王道遠臺其子悅未嘗不送又為襪斂箱篋中物悅亡道遠臺至常送哭至臺其母封篋不忍開之

神奪其子

王導子悅為中書郎先導卒導先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行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導因與之食至數斗食畢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心疑計至

豫章太守顧邵雍之子也在邵卒雍時盛集賓客自與客棊而

讀至無兒書雖神色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流血沾襟客散方歎已無延陵之高豈有喪明之痛山說

瘞于路側

潘岳西征賦曰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注岳子以二月生五月夭六十餘日也

以姪孫為後 係立嗣

白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墓誌

古今文集

律詩

白蘇州寄詩有歎早白無兒之詩因以贈之劉禹錫

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人間又遠期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菓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熊詩

古詩以下係亦子

古今文集

四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數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友人事思准天假其命以喻之

鷓鴣咏母腦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鷓鴣巢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歡

律詩

喪子崔兒

白居易

書報微之晦叔知欲題崔字淚先垂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後傳誰庇蔭誰

哭邢博夫

黃魯直

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看白璧埋黃壤何况人間父子情

吟白君哭崔兒詩愴然寄題

劉禹錫

吟君苦調我露纓能使无情尽有情四望車中心未釋千秋亭
下賦初成庭梧已有雛棲處池鶴今无子和声從此期君比瓊
樹一枝吹折一枝生

亡女生日感懷

戴叔倫

五逢醉日今方見置尔懷中自惘然尔喜老身僻遠役翻悲一
笑隔重泉欲教針線嬌難解暫弄琴書性已便還有蔡家殘史
籍可能分付外人傳

詩話

瘞女作詩

韓昌黎貶潮州時小一道死瘞之層峯驛之下題詩驛梁云數
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家

祖孫 諸孫附

君書要語

如考 孫民 子之子為孫 二之子為曾孫 曾孫之子
為玄孫 玄孫之子為來孫 來孫之子為暈孫 暈孫之子為仍孫
仍孫之子為雲孫 輕遠如浮雲也 尔雅仍漢書作耳 應劭曰
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其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 惠紀注

古今事考

詩句 邾超叛驚以无孫 坡

祖孫並相

伊尹相湯 伊陟相太戊

召公是似

召康公奭十六世孫 召穆公虎佐宣王平淮夷 故江漢之詩曰
文武受命 召公維翰 无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

孔孫中庸

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

祖孫移山

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寒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扣石墾壤箕畚運於北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息曰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河曲智叟死以應之列子

三世忘始彰

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栾氏乎厲伏震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栾厲死盈之善未能以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厲之惡實與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栾氏應劭曰晉大夫栾白子厲子盈善賢而覆厲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晉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体也

在在子孫

陳厲公生諸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曰此遇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不在其身在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後陳桓子成得之於齊左

不食不訓

石奮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皆以學顯

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封蕭何孫

漢武帝元狩元年封故鄣侯蕭何曾孫為鄣侯

賈誼有孫

賈誼之孫賈嘉

不以產業疏廣事見宗族門

有祖風

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後降虜隴西之士以為為恥

遺以法

楊震性廉子孫嘗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強項真楊震子所

遺之以安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侯之龐公釋耕隴上而

妻子耘於前主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

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之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

同未嘗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嗣守為難

陳寔字仲弓子也字元方諡字季方父子並著高名至孫群仕魏領丞相荀爽字季和荀卿十一世孫有子八人時謂八龍而慈明無雙至孫或從魏太祖太祖曰吾之子房

朱文公贊云群既附曹或亦忘漢嗣守之難今古共嘆

分甘子孫

王羲之牽諸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玄有靈運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暎生而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異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暎暎兒何不及我

祖奇此兒

衛玠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瑋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

陶公遠祖

陶潛侃之孫詳見祖父門

祖以硯真見年齒門

因石思祖

薛元超轉中書舍人省中有磐石祖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

子有佳兒

許敬宗孫彥伯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及昂父世說張倉梧乃張馮之祖嘗語其父曰我不如汝馮父未解所以倉

梧曰汝有佳曰馮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發明祖書

姚珽始曾祖蔡甘言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多竊取其義為已說珽著紹訓以發明舊義

不辨群孫

後周李遷哲嘗除真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主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蕩蕩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 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尺辨領之而已

喜有曾孫

周蕭愨梁宰相頌之子曾祖徹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戲効為傳呼之声徹語諸客曰余不敢以得位為喜所幸者壽考今又有曾孫在吾目前

祖孫宰相

李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

祖孫名將

馬璘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下乎卒為中興名將

祖笏猶存

唐文宗以右拾遺魏謩證之裔孫頗奇之謩稟諫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上曰思家有舊書詔合對曰比多失墜惟舊笏存上曰進來鄭覃曰亡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朕意此甘棠之義非笏而已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贊曰謩之議論挺有祖風烈

見其二世

韓愈撰文中監馬君墓誌曰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山人雜第拜北平王燧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王主軫其飢寒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當是時見王於北亭循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御麒麟竹碧梧為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娟好靜秀瑤瓊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駢駢如也嗚呼吾未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王人出世何如也

百公文集

雜著

誡子孫訓

柳玘

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修已不得不至為孝不得不堅士君子生

於世已无能而望它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悌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蓍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先君兄弟二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馘食齒荀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者志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孝識禮法於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孝爲根株正直剛如爲柯葉有根无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以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戒之錄

邵堯夫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日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声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之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惟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家訓

蘇子容

漢邴曼容戒子孫仕不過六百石郎官謁者不為顯吾尚以為過汝等但能守家法傳家孝貧不免仕官則循資格於吏部注擬差遣雖莞庫亦可以無愧矣

諸父

姪附

羣書要語

既有肥瘠以速諸父疏伯父叔父伐木父之昆弟從祖父同上伯叔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中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季在下也釋名

姪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檀弓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姪猶子蓋記禮者主喪服言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姪視之猶子則亦可以先生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

子却得其正叔伯皆從父也朱語

詩句

今姪才茂杜送韋評事嗣宗諸子姪早竟仲容賢杜旋看蠟鳳戲猶度東坡寄三猶子君家自與竹林齊坡和刘原父

古今事實

說以日飲

爰盎為丞相兄子種說以日飲無何

叔姪掛冠見致仕門

已子兄子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寐若是可謂無私乎

伯姪分財

薛苞弟子求出苞不敢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与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恋

也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父身口所安也

失愛叔父

曹操小字阿瞞少無度叔父數言之於嵩操之操患之逢叔父於路乃陽敗而喞口叔父以告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操始肆意

叔姪並遊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籍為竹林之遊南阮富北阮貧詳見宗族門

携子遊

謝安字安石於石上山營擊樓館林木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出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庭階之蘭

謝玄與從兄如為叔父安所器因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安甘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階耳

舉姪將軍

謝安兄子玄有江國才略時符堅數侵寇安乃率玄為前鋒戰于淝水符堅餘無棄甲宵遯聞風声鶴唳以為王師至

叔焚香囊

謝玄少時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而焚之於是遂止

杖姪設饌見飲燕門

棄兒全姪

魏張範子陵及弟子戩為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此與伯道無兒相類詳見无子門

阿大中郎見姪姻門

姪千里駒

符助堅從兄子也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

鞠愛其姪

桓宣武溫薨桓南郡玄川之姪十五歲始除桓專騎与送故文武別冲因拍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志慟哭酸感桓車騎每自目已坐曰天室孺小成人當以此坐還鞠愛過於所生

抚育孤姪

謝幾卿家門篤睦兄才卿卒子早孤幼幾卿抚育甚厚及長皆幾卿獎訓之力

伯父稱美

王曇首与兄采會集諸子孫任其戲適僧虔採蠟珠為鳳凰伯父獨稱其美

各人文左七

十三

臣叔不癡

王湛初有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出門濟從騎有一馬難乘无能騎者請騎之回策如素濟益嘆其難測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嘗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稱其審美

乞封叔父

魏王基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封二百戶賜叔父子喬爵關内侯以報叔父詔特聽之

請封兄子

唐魏證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證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

曰此可以勸俗即許之

伯父見奇

柳公綽始生之日伯父子華曰與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

自乳兄子

元德秀兄子極裸喪親无資得乳媪乃自乳之數日僅流能食乃止

薦姪可用

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 聞見錄

奏兄子官

陳忠肅公禧曰弟友愛伯氏早世公抚恤其孤初奏郊恩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賤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

滿之意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誡兄子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至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密口无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无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范文正公與姪帖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祐未全安

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敗事与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与同官議
莫与小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
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
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將息不具叔報

右范文正公与其兒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
者得其說而故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謂
未嘗營私者必苦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然後為能充其名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
明禁防以杜交私之漸者引而伸之又非獨効一官之守
者所宜知也候官大夫陳君焯得公此帖刻寘坐隅以自
警省其蓋一復焉而歎其拍之遠而不可窮也敢竊識其
說於三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某謹書

司馬文正公與姪帖

五十七

十一

叔五月廿二日到京与八哥二以下俱安八哥二飲食起居甚
健殊不似去年在鄉里時不用憂得此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
此皆祖考餘慶家門享福致茲忝竊誠為多幸然光素无才能
加以衰老久在浙散絕望顯榮一朝升擢出人意表幸朝之人
悉非舊識並見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於其間
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
无喜汝輩當識此忌倍須謙恭推讓伏弱於人不得恃賴我声
勢作不公不法撓擾官方侵凌小民使為鄉人所厭苦則我之
禍皆起於汝輩如曹侍中兒帶累曹侍中貶隨州自縊死也且
當共相愛惜我身若危則汝輩亦不如人也我待濞縣令榜街
市豫先約束汝輩所以曲相保全使不陷於刑法且莫怪也時
熱且各好自將息叔報五通直以下六月三日

易之家人以勿恤為相愛老子謂慈故能勇司馬文正所

以訓約其家者峻厲嚴密凜乎其不可犯此慈愛之至也
玉山汪應辰書

古詩

冬至日示小姪阿宜

杜牧

小姪名阿宜未得二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年季官
人竹馬遊四廊指輝群兒輩意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
五行隨兒旦夕去以手整衣裳去歲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
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憶爾不可見祝
尔傾一觴陽德比君子初生甚微芒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
一似小兒季日就復月將勤二不自己二十能文章仕官至鄉
相致君作堯湯家公相家劔佩常丁當舊筆開朱門長安城
中央第中无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
旣州寫今來五紀強尚可与尔讀尔為賢良經書刮根本史

子今古七

十一

書閱興亡高摘在宋艷濃董班馬香李杜泛浩二韓柳摩蒼二
近者四君子古古爭強梁願尔一祝後讀書日二忙一日讀十
紙一月讀一箱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尔出門去取官如
驅羊吾兄苦好古季問不可量書居府中第夜歸晝雨床後貴
有金玉必不為汝藏崔昭生崔芸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
散何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凍幾欲僵參軍与縣尉塵土驚助勦
一語不中治答筆刁滿瘡官罷得絲髮好買百樹桑稅錢未輸
足得米不敢嘗願尔聞我語懽喜入心腸大明帝宮闕杜曲我
池塘我若自潦倒看汝半翱翔總語諸小道此詩不可忘

此篇視符讀書城南之作尤淺陋矣姑錄之以為出戒

蘇子由已如生坡號為郊君生子名虎兒與詩云

舊聞老蚌生明珠未肖老束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
馬騎蟾蜍蟾蜍肥沙不肯行坐令青衫生白鬚於菟駿猛不類

渠拍揮黃熊駕黑驅
川到紫麝不用塗
眼前百步走妖狐
莫誇智有餘不勞
搗爾徒
律詩

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收

李嘉裕

細草綠汀洲
王孫兩溥遊
年華初冠帶
文體舊弓裘
野渡花爭發
春塘水亂流
使君憐小阮
應念倚門愁

送姪弘隨乃父知命舟行

山谷

莫去沙邊釣
魚莫將百丈作
鞦韆
清江濯足江下坐
燕子日長宜讀書

詩話

退之姪

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
頗知書八分
詩成使之寫
亦足張吾軍
或問山谷阿買是何人
山谷云退之姪必有所據
而云耳
又有

示姪湘詩

詳見牡丹門

孟子姪

牧之善阿買
我山蒼
茶師其後一子皆無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後集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人倫部

兄弟

兄弟俱貴

從兄弟

羣書要語

兄弟荒也荒大也第第也相次第而生也釋名此令

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角弓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

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求嘆

兄弟閱干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然也無戎 恣亂既平既安

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邊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

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家

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曾其然乎 伯氏吹篥仲氏吹篥

人斯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叔杜終

鮮兄弟謂他人昆揚之水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

役陟岵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母相猶矣 斯于宜兄宜弟令德壽

豈寒蕭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君陳兄弟睦家之肥也 禮運

兄之齒鴈行王制敬其兄則弟悅 孝經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左 兄弟天倫 左襄 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介焉 叔出季處

昭元兄弟怡怡 語十三 珍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殄則不

得食則將殄之乎告子 吾弟則愛之 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同上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晏子 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李華 戰場文

詩曰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 陶 華萼相光飾嬰鳴悅同響 謝

靈運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 杜 憶弟須椒添諷詠 禁火卜歡

娛杜 風撼鶴鳩枝波寒鳴鴻影 山谷 比年病酒開消滴弟勸兄

酬何 怨嗟杜 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 閣畫鴻鴈行 杜 君家兄弟

貞連璧 跋

古史事實

謨蓋不怨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擒之象曰謨蓋都君成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往牀琴象曰斲陶思君尔怙怙舜曰惟茲臣庶汝其干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萬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痺之人奚罪為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為不宿怨為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富也愛之欲其貴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言必誅

子文及人

武王既走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吾子臨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南史劉義貞傳贊

寸身遯家

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大王之子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犇荆蛮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荆蠻義而歸之

兄弟相遜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伯夷遜叔齊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

有弟不協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

欲立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火將襲之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

貴介弟

伯州犁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四海兄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以勇諾聞

漢李心以勇李布以諾聞閩中

尺布之誦

漢文帝時淮陰王長犯不軌徙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一人不相容

田宅與弟

卜式以田園爲事有少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尽與弟式入山數年餘牛羊致千餘頭買田乞而弟尽破其產復分與弟者數矣王商爲侯推財與弟身無所受

四人共被

後漢妻肱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兄弟皆以孝行著

難兄難弟

陳紀元方子長文即陳群弟謀季方子孝先即陳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詔于太丘陳寔其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世說王珉小名僧弥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弥難爲兄

兄不識弟

憂馥以声名爲中宮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馥乃自剪髮變形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涅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覓而拜之

荀氏八龍

荀爽兄弟八人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双 荀靖字叔慈少有俊才靖弟爽亦以才顯於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慈明外即叔慈內潤

三虎二龍

賈彪兄弟三人號賈氏三虎 許劭兄虔亦知名號爲二龍

馬氏白眉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遇賊爭死

姜肱遇盜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既至郡中終不言盜之聞而感

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謝罪 趙孝弟礼爲賊所得將食之

孝自縛詣賊曰礼瘦不如孝肥賊曉其意俱舍之

弟譽其兄

何充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穢狼籍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即廬江人曰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由是忤敦左遷

弟排其兄

許靖宋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馬磨自給

雙壁

陸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見之曰僕以年老更覩双壁

蜂脾

周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弘正醜而不陋

吃而能談誅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所宗自稱有才
无貌弘直方雅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腰鼓

沈仲仕齊為御史中丞与兄淡深名各書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
弟淡深並歷中丞兄弟三人並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號龍虎狗

諸葛瑾与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為蜀得其
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龍駒鳳雛

陸雲六歲能属文与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
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封胡羯末

謝氏允彦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

子文及八

五

其小字韶朗川皆早卒惟玄以功名終

為已報仇

索靖子琳字巨秀年五歲除郎中嘗報兄之仇手殺二十七人
時人莫不壯之

伯仁火攻

周顓字伯仁友愛過人第高飲醉瞋目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卒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
出下策耳

因兄被誅

周顓被害王敦使人吊焉弟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无
義人所殺何所吊敦甚銜之因事誅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兄願代死

下徽之与献之俱病術人曰應終有生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

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凡代死年已年有餘今君弟俱尺何可代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嗚呼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

少者佳

王獻之字子敬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暄而已客問王氏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兄喪不去

晉咸寧中大惡寒寒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羈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棗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棗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扶掖哀痛不輟如是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瘥棗亦无恙

如左右手

子文及八

五

邵續諫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曰兄弟如左右手

戲知優劣

王曇首與兄弟會集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博棊沈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

及要求分

繆彤兄弟四人同財又各娶兄弟求分異彤乃掩戶自搗曰孝聖人法奈何不能正家諸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為敦睦之門

狀貌相似見相親門

紫荆枯死

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華甚茂共議破為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諸弟曰本同株當分折便樵悴况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

也兄弟相感而更合續齊諧記

諭勿爭財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棠棣碑

賈敦頤為洛州司馬人為刻碑市傍第敦實又為長史人復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桐木韓家

韓子華兄弟皆為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家以別康公其家呼子華為三相公持國為五相公

兄弟草麻

錢希白推演從兄也推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兄弟拜相兄弟草麻自古未有推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以矣金坡遺事

七

韓子華自鄂州再入相持國在翰苑遂當制縉紳榮之元豐官制行曲阜之除天官南豐為西掖行詞元符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孝士草制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旨云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辭弟草兄制是日以天寧節前二日密院罷散齋筵晉公押筵曲阜居席面會徹宣召鎖院魯公大拜榮耀又非韓公之比

事兄如父

司馬溫公光與其兄伯康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同貴而壽

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憲公為兩府大臣至公兄弟同時為真相近輔者三人又皆眉壽公將歸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未許其為榮盛前古未有行狀

如君呼弟

蘇子由已知生坡常苦為如君

二龍出守以下係兄弟俱貴

梁簡文帝錢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曰兩杜昔來河一龍今出守

大馮小馮

馮立与兄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子小片八

並居兩省

劉禕之為左中謫之時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

同時榮達

陳堯叟堯佐俱拜平章堯咨以儒臣換節度使同時貴顯 孫何孫僅皆以進士冠天下 宋庠宋郊號二宋詳見狀元門

同榜擢第

張楚金年十七与兄越石同奉進士李靖時在中書曰國家真奉本求才行何嫌双奉遂俱進士擢第

兩家兄弟同

温大雅在隋与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彦博与思魯弟愨楚同直内史肖第彦將与愨楚弟遊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之選少時李業頰氏為優其後職位温氏為盛

自相交承

京国李翹自鳳翔隴右節度代其兄愿為武寧軍節度使兄弟
交換徐岐兩鎮

同為幕官

西川杜慆辟楊收節度判官弟嚴觀察判官兄弟同幕時人桀
之未幾同入為御史

念從弟語以下係從兄弟

馬援南擊交趾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
世但取衣食裁足欲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
潦上霧毒氣薰然仰視飛鳥跼二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語何
可得也

私弟必官

王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
為荊州族弟數為青州因相謂曰荊州有江岷之固青州有負
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三從同居

牛敬則与三從兄弟居四十餘年貧產无異

三鳳

薛收与從兄弟元敏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

兄弟子產以下係義兄弟

孔子過鄭与子產如兄弟孔子兄弟事子產史

兄弟趙禹

漢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禹至少府湯為廷尉交歡兄
事禹

恩若兄弟

關羽張飛為別部司馬先主与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
廣坐立侍終日尚志

兄事同庚

孫權母謂權曰公瑾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可兄事之

古今文集

雜著

送韓豐詩後序

柳宗元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吉道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內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于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禮與季弟

書寄祝有道

黃魯直

柳開為叔母穆夫人墓誌其間書月旦望叔母拜堂下即上手

古文及八

低面聽奉我皇考告戒之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蓋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是取退即揣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為不孝事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朱文公作外祖遺事援此

古詩

示全真元常

韋應物

余辭郡符去尔為外事牽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夢歲月坐推迁

上留田

李白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問是誰家地埋沒蒿里塋故老為余言是上

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在兄不葬他人幸銘旌一鳥死
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恒山之禽別離苦欲去廻翔不能征田
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憔悴
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
名高風緬邈頰波激清尺布之誦塞耳不能聽

贈秦少儀

黃曾直

汝南許文休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蒲州名籍渠命有顯
晦非人作通塞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頰聞鴻鴈行筆皆萬
人敵吾早知有觀而不知有覲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皜乃能
持一鏃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挽之不能寸推
去輒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相識

律詩

遠懷舍弟穎觀等

杜甫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
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詩正
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美吾廬

轍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官遊四方
讀韋蘇州詩有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
乃相約蚤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官留
詩與轍曰夜雨何時聽蕭瑟鄭州馬其後子瞻通守
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留滯於睢陽濟南不見者七
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赴彭城
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作二小詩云鱗子

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恨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
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睡北窻呼不醒風吹松

竹雨淒々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為今者官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 蘇子瞻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々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尺語音存

寄子京

宋公序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秉均老去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逢鷗想見親唯有弟兄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詩話

煮豆燃箕

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應大法應言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不肯奪嫡

曹植以蓋代之才他人猶愛之况於父乎使其稍加智巧奪嫡猶反掌耳植素無此念深自斂退雖丁儀等坐誅辭不連植黃初之計數有貶削方且責躬上表求自試兄不見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此以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肯駕論也 後村

終不怨兄

曹植贈白馬王彪云丈夫志四海万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

遠分日親何必同衾憐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末云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
愛玉軀俱享黃髮期於時諸王凜不自保子建此詩憂傷慷慨
概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間白黑譏巧令親踈蓋為
灌均輩發終无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後村

夢弟得詩

謝惠連幼有奇才族兄靈運每有篇章對靈運輒有佳句靈運
作春詩未就夢見惠連覺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自以為有神
助云

嫂叔

姊姒

小姑並附

羣書要語

嫂者尊嚴之稱儀禮嫂叔不通問曲禮嫂叔之無
服蓋推而遠之也 嫂不撫叔不撫嫂雜記嫂

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

西方謂亡塔為丘嫂丘空也兄亡獨有

嫂也或云丘大也長嫂稱也顏師古云史記丘字作巨皆大也

漢書注

長婦謂稚婦為姊姊婦謂長婦為姒婦今或云妯娌尔

雅介婦謂十家婦內則世皆疑姊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為

姊弟妻呼兄妻為姒公羊傳曰姊者何弟也是以其弟解姊自

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成十一年穆

姜謂声伯之母為姒昭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二者

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

後生為姊鄭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先生為

姒後生為姊則知姊姒以已之年非夫之年也尔雅

女及事

嫂不為炊

蘇秦頗頹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及為秦相佩六國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嫂轆釜羹

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立嫂食嫂厭叔佯為羹尺轆釜釜已去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獨不封其子太上皇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為羹頓侯

為嫂所嫉

陳平與兄伯居伯嘗縱平游季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嫉平不親家產曰食糠覈耳麥糠中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人或譏平居家時盜其嫂

不辯盜嫂

直不疑為郎朝廷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曰我無兄終不自明

奉嫂致恭

馬援奉嫂不冠不入廬

以小郎囑新婦

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弟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因捉其衣促將撻之澄爭得脫

為小郎解圍

謝道韞為王凝之妻凝之弟猷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猷之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猷之前議客不能屈列女

新婦配參軍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

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為渾弟倫也生子固不
如如此耳

喜群從兄弟

謝道韞弈之女適王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
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嫂撫幼叔

謝朗父據早卒朗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
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
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携朗

見嫂與別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嫂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誤認伯諧見狀貌門

叔射殺牛

隋中書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
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
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廢

奴婢禮法以下係奴婢

王渾妻鍾氏字琰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
親重郝不以賤下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
人之法

讓姊管鑰

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藉
貴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姊速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
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古今文集

雜著

祭嫂鄭夫人文

韓愈

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齒一年兄官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去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食疾冷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之保此愚庸年方及紀存之凶屯兄罹讒口承命南遷窮荒海隅天闕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舟旒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羣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淳繁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之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為員士王名廼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殞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謀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之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乃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

十一

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兄兄曰尔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替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坐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

雜著 係小姑

小姑小郎

王建新嫁娘詩云二日入厨裏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張文潛寄衣曲云別來不見身長短試比小郎衣更長二詩當以建為勝文潛詩與晉人參軍新婦之語俱有病後村

詩比小姑

古樂府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廻頭語小姑勿嫁似兄夫全篇見出妻庶幾哀而不怨矣 後村

